

網的煩惱

(小 說 集)

周 全 平 著

煩惱的網

目錄

他的懺悔

守舊的農人

市聲

小端寶

鄒夏千的死

呆子和俊傑

故鄉

煩惱的網

聖誕之夜

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初版
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一日三版

(售價大洋三角五分)
(外埠寄費四分)

.....
.....
.....
.....
.....
.....

(種 八 第)

〈網 的 惱 煩〉

有 所 權 版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著 作 者
泰東圖書局	趙南公	周全平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一二四一五

泰東圖書局

分局 南京花牌樓

他的懺悔

連日的風雨，把一切都變成陰沉而昏悶。幾乎沒有別的聲音了，除了風穿過窗上的罅隙，發出尖銳而輕微的噓聲；和屋瓦上流下的雨水，從老朽的白鐵孔裏迸出來，墜到泥地上，作一種沉重而連續的滴答聲。

這種陰沉而昏悶的天氣，似乎使得他更為憂恨了。每一次雨水墜到地上發出沉重的聲音，他的心裏便也有一次沈重的顫動，——不是悲傷，也不是悽慘，祇覺得空虛。雨水不斷滴着，他的心裏也不斷地顫動着，——不是悲傷，也不是悽慘，祇覺得空虛。壁上的掛鐘，鐘，鐘……報了七下。黑暗已漸漸蒙蔽全室，使人感到一種異常的岑寂。僕人進來點了煤油燈，立刻便出去了。

●黃白色的燈光，從昏暗的燈罩裏射向四圍的牆壁上，發出異樣的反照，忽的把他失神的目光，引到東面牆壁上去了。

一個狠大的玻璃櫃，四圍是金色而有光紋的闊邊，在一塊狠明淨的玻璃下面，映出一個和善，慈愛，而又略帶憂愁的一個中年婦人的半身像。這決不是俗手所能繪成的，她的面容是怎樣地生動靈活啊！和愛而略帶憂愁的目光，似乎正對着他看呢。

他失神似的目光，呆呆的注在玻璃上；空虛的心裏，已經被她的畫像，引起他無限的愛恨的回憶。

廣大的場地上，滿鋪着短綠的細草，和一片地毯似的。一羣活潑的青年，沐浴在晴明的春日，和暖的春風之下，使他們的情緒興奮到極點。他們散佈在草地的全部，跳躍着，呼喊著，每一次

毯被踢到空中，或撞在人身上的時候，總覺到是一種極濃厚的興趣。他們的的生命早已和毯融合了，毯的活動便是他生命的活動。

『這真是人生的幸福啊！』一個穿着中學制服的青年，目光呆呆的注在場上突然地說。他今天似乎有些不快。自從午後接着一封信，他就悶悶的坐在草地西面，大楊樹底下的休憩椅上，不去踢毯了。嫩綠的柳條，在微風中飄飄地搖動，像少女的跳舞；可愛的黃鶯，靜靜的躲在西面榆林裏，偶然發出婉轉悅耳的鳴聲。春天的美景啊！向來他以爲是唯一之詩材的，但今天似乎都不關心了。他正在想他午後的來信——

這信是他父親寫來的信上說：

『……徐元衡是我的好友，家道也好……他有個女兒，比你小二歲，性情還不差，不過相貌非佳。但是古諺說：「娶妻

娶德，非娶色……」

『一個不美貌的陌生女子，影子亦沒見過，便是我的未婚妻。他沉悶地想：『夫妻的結合，不是戀愛嗎？但我和她不認識，怎會有戀愛呢？並且她並不美貌，又怎能使我愛她呢？』他心裏懷疑着。『假使她是裹足而不識字的女子啊！』重大的恐懼，在他心裏盤轉着。『一個完全舊式的女子！這不與我的向願違反麼？我決不能如此就承認！』堅決的神情現在他面上，他的手握緊了拳。『狠美貌而又智識豐富的新式女子，像競明的譚明貞。我們用戀愛來結婚。我們有狠濃厚的愛情，爲人所羨慕。……她狠自然地斜倚在我臂上仰而看月的時候，我緩緩地俯下頭來，美觀而可愛的她，正和我的面對着。於是她的紅潤甜美的嘴唇，便和我的嘴唇接着。她的……』他迷惘地想：『這真是人

生的幸福啊！」羨慕的語調，突然的從口中迸出來。

他受着青年的情慾的衝動，繼續着迷想。但他立刻覺得這是無效的，父親已替他判好命運了。『一個不美觀的舊式女子！』他反覆地想：『這已是定局的了。我不能違拗尊長；取社會的責怪。並且不美觀可以修飾補救的，放足，讀書；便漸漸的會使舊式變成新式了。』萬一的希冀，使他決定寫信給父親要求兩件事：一，放足；二，讀書；否則不娶。

自修鐘已打了。他把一封信交給校役後，回來仍癡癡的想。三年後的暑假，他從中學畢業，又回家了。但這一次歸程中的心理，同往年有些兩樣。

一條狹而曲折的小溪，躺在深沉而爽快的柳陰底下，緩緩的向一方流去。夏日的驕陽，躲在柳陰外頭，時時從葉縫裏射下一個

圓影，閃爍不定的在清寂的水面上搖晃。世間的一切，似乎都熱得疲乏了，更不肯發出一些聲息。偶然有幾個知了在濃密的柳陰裏，發出簡單而喧噪的聲音，但當啾呀櫓聲，從水面上流過來時，也就寂然停止了。

他穿了狼輕薄的紗衫，坐在靠窗的木板上。他的下頰，被擱在窗沿上的一只左手托着，目光狠自然地注視在船旁流過的水波上。水波繼續不斷地湧着，流着，他的思緒也繼續不斷地湧着，流着。

「二十八便是婚期了！還有四天。她的面貌不知究屬如何？她的性情柔順嗎？要像舅家的雲嫂那樣執拗就糟了。雲哥也太軟弱，也不怕旁人笑他怕妻，虧他還把她當作寶貝呢！他每事都依她。她爭論的時候，他總笑嘻嘻的認差。他幾乎柔順得像女人。他真是懦弱！

「但是二姨母家的彬嫂嫂，也就太沒用了。她雖然柔順得像一只綿羊，誠心的看待彬哥，但總不能感動彬哥的心。他常常罵她，說她一些氣概沒有，像個木偶；又說她一團討嫌樣子，叫人見了生氣。她聽了祇是哭，一些也不會反抗，怎樣的懦弱啊！要是我做了她，決不肯受他這樣無理的欺侮。」

「張志青的夫人，可以算得最美滿的了！她是英化女校的畢業生，她會得着基督教學校演說競賽會的錦標，她常考第一，她又做過學生聯合會的副會長。她的美麗是人人認為人間的安琪兒的。她的性情雖然有些傲慢，但這有些什麼要緊呢！一個男子能伏在她裙邊，已經是無上的幸福了！可笑張志青呢？非特不能享受這種幸福，並常常為一些小事和她爭鬧；他不肯犧牲他的精神，獲得她的快慰；並且說他太時髦，太放蕩，不像正式人家的夫人。……」

『我的妻會像張夫人一樣，那我還有什麼要求呢？我情願侍她像侍一個仙女；我不肯顯出粗鹵，凶暴的態度，使她傷心；我犧牲一切使她歡喜，我貢獻十二分的愛情。於是她也真誠地愛我了！常常用嬌柔，優美的姿態來媚我，慰我。我倆的中間，絕沒有一些雲翳！』

『但是這種幸福是不會有的了！父親早已說過，……完了！一個完全舊式的醜女子！沒有新智識，小足，不懂愛情……絕沒有可愛的要素！』

『不要吧！那是絕對做不到的！父親第一個不願意，社會上也不允許我，我還在求學時代，沒有自主的能力，至要外界的幫助呢！』

『況且！假使她的性情是狠柔順而能合我意的，仍不失爲我

的良伴。人多同我說「女子最親的是丈夫。」既然我是她的最親的，她一定能明瞭自己的短處，而誠心的看待我，悅服我的意思，而不致惹我的憎厭；不惹厭，便會喜歡她了，愛她了。

『不過！這也不能不慮到！她假使是一個不明道理的凶暴女子呢？我會願意受她的欺侮麼？……』

『今年我已十九歲了，終久是要娶的。萬事皆天定，妄想是無補於事的！不要過來，總不會曉得她的究竟，好便罷；不好，我不會離婚麼？』

一個自私的傲慢心，把他的憂疑，愁悶一齊消去。他覺得他的左手微微有些酸麻，他便慢慢的抬起頭來，目光移到遠處的村莊上。船慢慢的搖近了，從濃密的樹陰裏，看見他家門前豎着兩只紅燈，於是他忽地想起新婚中的樂趣來。青年的異性愛的熱烈衝

動，使他忘去了一切？……

這真正是新婚後的第四天。

早晨的陽光，從粉紅色的窗簾縫裏射進來，恰正照在大床——新床橫頭的琴台上的時鐘面上。被熱悶而又覺異樣，不能熟睡的他，猛的坐了起來，惺忪的目光，看定閃耀在日光中的時鐘面上。

『五點半了』，他喃喃地說着。惺忪的目光，漸漸離開時鐘而轉向床裏面。一個使他不相信而又確已承認的不美而又舊式的妻的醜臉。完全呈顯在他的目光中。稀少而帶有油氣的黃黑色頭髮下面，露出一個極平常的面龐；黑而略闊的眉毛，略帶低陷的小鼻子，鼻尖上積聚着幾粒汗珠；下面橫着，深紅的嘴唇，正微微的張着，吐出肺裏的炭氣。並且因為她幼時父母的不注意和塗粉的緣故，使她的面的帶黑的皮膚上，更加增一些缺憾。

這是一張極平常而普通的婦人的臉。

『這樣的醜陋，恰好和雲嫂是一對！並且還是小足哩！舊式而頑固的討厭女人！』他怨惡的心中生出了詛咒來。他覺得房裏，尤其是床上的氣空熱得更甚了，他心裏發出不可名狀的焦燥。他立刻把蓋在身體的被往裏一掀，這使得她的身體也露出一半來，但她並不會覺得，她僅僅因無意識的反動，略移動她的身體，她仍是熟睡着。——「豬」他恨恨地詛咒着，他的身體便移向床外，兩腳拖着拖鞋，跑向房外院子裏吹風去了。

現在，她不特是一個不美觀的女子，並且有許多性情上的劣點，被他發現出來。

『她過於怕羞而不大方；這正是舊式女子的大弱點！然而大家都以爲這是貞靜。他僅僅會同賈英的討論價值，而絕不會同我

的友朋應酬一句話。她不會一個人到門外去，除非我同了她。總不會正式和人家交涉任何一件事體，和我在小學校時一樣，然而她不是小孩啊！她一切事情都推在我身上，除了燒飯，做衣，育兒……以外，這就是她不肯負担責任的緣故。

「而且，她對於我太疏淡！這裏是一個極好的證據；我每每看見她和母親，徐媽，彬嫂嫂甚至對門的黃奶奶總是說說笑笑，非常有議論，有興致。但是同我呢？不是嚕嚕囁囁的問這樣，問那樣；便是婆婆媽媽的愁暖愁冷，愁饑愁寒；再不然，便報告些極無意味的鄰舍新聞，算是頂好的談話了。我高興聽這種話麼？我狠起勁的把科學常識，新思潮講給她聽，而她總唯唯諾諾的好像不願意聽；她雖然說不出不願來，但她心裏一定這樣想。因此我狠不願意和她多講話。

「還有，她總沒有澈底的覺悟，堅持的勇氣，對於一切新的情形，新的事物。我在她來的第一夜，便要求她放足，不要塗粉，但是到現在足上還有兩層布。我有次曾和她說；女子也應該入學校。她果欣然的答應了。但我馬上就難她說；有書算的基本知識嗎？學費怎樣呢？於是她呆呆的不會回答了。其實學費我會供給的，書算我也會教，祇要她誠心學學；然而她沒有澈底的覺悟，我也不高興再講。她終於沒有入學。」

「最可痛心呵，是她不懂愛情。這原不能怪她。因為舊式的女子，被家庭禮教所束縛，僅能曉得服侍她的丈夫是應當的，而不曉得有所謂愛情，比服侍還要緊。她僅曉得待我好；我生病的時候，她也很關切的照料我，當心我，甚至坐在床邊啜泣，但總沒有愛情的舉動現出來。我煩悶發怒的時候，她也會用狠和婉的言語

來勸解我，但總不會用甜蜜的愛情來安慰我。我所以狠失望！我或者能原諒她，然絕不會愛她，雖然她是我的妻！……」

佈置得狠爲整潔的一間餐室裏，亮着二只電燈，從淡綠色燈罩射出的輝光，把室內的每一件東西都耀出幽靜的反光來。雪白的檯布上，安排着二雙銀鑲的象牙筷和一雙短的紅珊瑚筷，醋和醬油，分盛在兩個一式的藍花小磁碟，三只白銅羹匙還疊在一起。他坐在靠東壁門旁的黃沙發椅上，兩眼斜望着坐在屋西隅的一個醜陋而可愛的小孩——她正在凝神用積木造一頂大的鐵橋。如絲般的煩想，和惱恨，從他偏見的胸中湧出來，結成一團憤怒，他面部的肉漸漸緊縮，他突然的從沙發上立起來。

「啊！雖然她是我的妻！」他恨恨地說出聲來。他兩只手反背着並且緊緊的握住，來往的從沙發旁邊搖到小門那邊——到